



门外进来一个姑娘，叫秦素文，两条粗黑的辫子拖到屁股上。她只看着秦环说：“妈，我端走了。”闪个身出去了。

景侔子下巴都掉下来了，来花街多少趟咋都没见过呢？他站起来说：

“姨，豆腐脑钱我来付。”

一条街人对秦环的主张都持疑虑：一个外地人，你知道他多少？你能保证他安心地留下来？秦环说，谁不是外来的？一个人不可靠，跟你了解他多少没关系。要走的，本地人你也留不住；要来的，外地人你也挡不了；我就是外地人，这辈子不也耗在这条街上了？口音都硬生生地变过来了。

秦素文说：“那他打死过人。”

“死没死两说呢。”秦环说，“我想让他回去看看，不管那人死没死，得有个交代。他要还能回来，我就不看错人；回不来，那也只能随他去。谁也守不了一个人一辈子。”

冷霖渡长时间没有挪步。舒莞屏觉得月光在这人苍白的脸上、一丝不苟的稀发上施了一层铜色。因为阴影的缘故，那尖挺的鼻梁向一边倾斜。“公子时下做的事情无比重大。大公家世谱系、干支纪年对照、大事列表、姜姓脉流考，也算一部‘万玉学’初创。我因太多俗务而荒疏学术，多年积叠的图册典籍未及编制索引，这些都有赖公子接续。你知道我沉迷西画，可也至少月余未沾颜色了，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。”

冷霖渡淡兴渐浓，声音却依旧低沉，一只手轻触舒莞屏背部：“我们回吧。”然后脚步轻快走在前边。已近午夜，正是冷大人精神最好的时段，走入长廊仍无分手的意思，而是径直将舒莞屏领到了那间有螺钿屏风的大屋。长案上一叠文书摆得齐整，茶点摆好，香气涌入鼻孔。舒莞屏吃惊的是这些甜点竟然掺了辣味，让人猝不及防。冷霖渡合掌而笑，为自己的恶作剧而得意。

案头是个椭圆三层食盒，里面是几个冷碟。冷霖渡将吃物一一摆开，又取了一瓶洋酒。“If you drink with a bosom friend, a thousand cups are too few. (酒逢知己千杯少。)虽然还不到庆贺的日子，不过总会有那一天的。”他为两个杯子各添了一点，端起，“公子会想起同文馆的日子，不过他们也未必有这么好的酒。”一句话让舒莞屏想起那个金发碧眼的亨利，今夜这位洋教习也在借酒浇愁吗？对方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弟子身在何方：被一场突如其来的“北煞风”吹到了天边，去了另一个世界。

冷大人起身到屏风后边，搬来一个鸭蛋青瓷坛。打开盖子，冒出一股老酒的香气。他用一柄竹勺在其中搅动，捞出一些不大的金色和蓝色颗粒。“公子，这是我

她给景侔子一些钱，说：“侔子，出来晃荡了一年了，得像个堂堂正正的男人。这钱你带回去，用你觉得合适的方式，看看那人，那人不在，就看看他家人。也看看父母。能不能回来看你自己的了。我闺女就等你半年。”

两个半月景侔子回来了。罗多没死，晕晕乎乎倒下，又晕晕乎乎站起来，昏睡了几天，再醒来就没事了。他请罗多喝了两场酒，说罗多，你要觉得委屈，就给我两砖头，咱俩扯平了。罗多拍拍他肩膀说，兄弟，你也不容易，在外躲了一年，担惊受怕的，碰上我脑袋硬挣，倒是你委屈了。景侔子眼泪一下子掉下来，抱住罗多肩膀就哭。一年了，他都没认真想过自己内心是如何的动荡不安；不过他也因此弄明白，为什么他比较爽快地答应秦环，秦素文的大辫子固然怎么看都好，拿得起放得下的丈母娘固然也难得，更重要的是，他想让自己颠沛流离的一颗心安妥。他把父母托付给哥哥姐姐，然后告辞，说：“我去倒插门了。”

父亲把他拉到一边耳语：“钢儿，不能养老俺不怨你，你哥生了仨都是丫头，景家的香火靠你了。就一条，生个小子得姓景，你跑天边了，俺和你娘也闻得着老景家的香火味儿。”

景侔子进门就和秦环谈条件：“倒插门的规矩我懂。就一条，儿子姓景。”

“闺女呢？”

“姓秦，姓景也中。”

秦环说：“必须姓秦。”姓了秦，周游了列国你还得回到花街，秦的根在这里。

秦福小和景天赐。1976 年景侔子有了女儿，姓秦，说好了的；取名福小，为的是福大，但名字得

低调。有了女儿还得要儿子，这是在济宁城里许下的诺，也是香火关天的大事。两年后有了天赐，出生在半夜，听说是个“带把的”，景侔子对着黑灯瞎火的济宁方向扑通跪下来，给父母磕三个头：景家有后了。他背井离乡成了别人家的人，他还是给爹娘留下了一根香火苗，他还了债了。有了福小之后，景侔子一直很焦虑，一会儿担心老婆再也生不了，一会儿又担心再生还是个丫头，到了每个月那几天，他把自己弄得像头驴，在床前直转圈子。搞得秦素文觉得夫妻那点事乏味得很，还不如在田里挖坑种玉米有意思。倒是母亲开导她，侔子心重，随他，你看四条街，除了咱们家侔子，谁愿倒插门？秦素文就明白了，倒插门是身在曹营，心分两处，一半在曹营，一半去了汉。若干年后，初平阳再和福小谈起景侔子，用了个理论词，“认同”：侔子叔的心理认同和身份认同是分裂的，这个好男人想把两边都料理好。

收拾好，秦环招呼景侔子进屋。秦环说：“侔子，给我孙子取个啥名？”

景侔子看着儿子的小鸡鸡，咧着嘴笑，难为情地说：“妈，啥名都能取？”

秦素文虚弱地说：“当然，你儿子。”

“那叫景天赐！刚我蹲在院子里攥拳头，看见一颗星从咱家院子上飞过去，我就想，老天要赐给我儿子了。”

“那就天赐。”秦环说，“明天给咱天赐爷爷奶奶发个电报，多说几个字，好好报回喜。”

看着儿子，景侔子还有点后怕，这一胎要不是儿子，那就没戏

了。去年老婆刚怀上，上头的文件就下来，计划生育政策落实到四条街上了。之前你敞开来生也没人管，但从 1978 年开始，有孩子的，不管男孩女孩，响应国家号召，想生你也得忍着。天赐赶上了最后一班车。济宁的爷爷奶奶先回电报：好好好好。过几天信也到了，老景在信里深刻地总结：

“钢儿，俺和你娘就知道，你在哪儿都是咱儿子；俺和你娘也知道，天赐在哪儿都是咱孙子！社会主义好啊！”

花街人见过世面，一致认为景侔子这样的山东男人少有，心细，顾家，带孩子都是一把好手。天赐出生后，除了喂奶的事要秦素文亲自出面，吃喝拉撒睡景侔子全管，他知道天赐冷了、热了、饿了、渴了、要拉、要尿、拉了、尿了分别是什么反应，总能在第一时间把问题迅速解决。花街上同年出生的孩子里，周岁之前没生过任何毛病的只有天赐，连湿疹都没出过一粒。初平阳比天赐早出生七天，五个月时有次小感冒，七个月出了湿疹，九个月时脑袋碰了桌角起了个包，初医生两口子就算够专业了，他们还是感叹：侔子可以去儿科做专业护理了。

天赐被照顾得越好，福小就越不舒服，她知道父母的心眼儿长歪了，明显偏向弟弟那边去。好东西紧着弟弟先吃，好衣服紧着弟弟先穿，弟弟跟父母一块儿睡，她却得和奶奶住一屋。闲暇时母亲钩了花、纳了鞋垫拿到市里去卖，带的也是弟弟，她只能和奶奶一起去倾斜的教堂里看十字架上光着膀子、歪着头的花人。最让她不能忍受的，是姐弟俩不一个姓。

(未完待续)



○ 张炜（连载 99）

亲手料理的酒渍鱼胶，听说有大滋补。它们取自深海鲛鱼。”舒莞屏吃到嘴里，未觉有什么特异。冷大人自斟两次，这才作罢，看看怀表说：“还有时间，公子想看一眼那场大雨前后的画作吗？它们都是新作。”说着往屏风后面走去。绕入书柜和多宝格中间的通道，走向铺了蒲垫的长廊。壁悬鱼油灯发出一股腥味。来到一间小厅，当中条案上是几张未及上墙的画作。悬起的几幅与案上一样，都是万玉大公：侧身或正面，静坐椅上、窗前伫立、驰走风中。只没有《策马图》，那大概是不可重复的绝笔。

舒莞屏被万玉大公盛夏纳凉图吸引：藤椅，白色薄纱难掩洁白如雪的胸颈；隆起处似有起伏，微微汗息。冷大人随手将一条织锦掩上，引他看墙上的画。“那是大公召你解读洋文的日子。雨前好生闷热。我昼夜不停画了多幅，一时无心其他。一场豪雨骤降，停笔也难。”舒莞屏发现冷大人的目光正落在自己额上，吮吮嘴巴：“公子，我敢说这是一场十年未遇的大雨。”

三

凉爽的秋天在沙堡岛来得稍早。小棉玉照例去了军营。舒莞屏关注时局，留心所有消息：河东以及整个半岛没有激战，只有零星山匪交火倾轧。那支渡海新军残部并无作为，最终在天冷前返回关

外。半岛革命军趁机坚固，在昆崙东侧和南侧站稳了脚跟，既与旗营周旋，又得以避开狷獬胆刘通将军的锋芒。因为官军的主要追剿对象为革命军，将军东西大营正值一年来最为宽松的时期。舒莞屏念的是那支由北方特使和惨死的革命党人一手创建的义军，只希望他们取得大胜。“我将那个惨死沙河的勇士称为‘兄弟’，一个何等无畏的人！”他在心中呼叫。“如果这就是革命党，那一定是不可战胜的！”

小棉玉与几位护卫离开后，舒莞屏出行的想法日趋强烈，越发觉得这间大草屋真的像一处囚室，而整个大城池则是一间更大的囚室。他知道这种比喻出自那个“兄弟”之口，实为确切。提调一行去了河东，先是进入狷獬胆刘通的营地，然后西行，在棘针棒方来将军的大营驻留几日，再绕路北行，去行营拜见万玉大公。小棉玉是大公最为喜欢和信任的人。舒莞屏难以忘记丘陵之北那片平原，那里的青杨和沙滩小河，离河畔数丈远的草屋院落，这就是行营。大公长时间住在那里，也许整个秋天都要在此休养、打理事情。大城池有冷大人值守，由这个通宵不眠的人执掌一切。舒莞屏再次向冷霖渡提到出行：肃杀漫长的冬天来临之前，大约只有一次远足的机会了。

“总教习大人，我想你还是往南走一程吧。每年的这个时节都有巡督去黄金通道，将军会派手

下都尉接应。公子知道这可不是小事，关系重大。”冷霖渡与他商议，其实主意已定。舒莞屏欣然接受：只要能够离开一些时日，随便哪里都行。

随之巡行的有银库一位中年匠师，还有护城副都统手下的总兵。憨儿及三位武士同行。舒莞屏得以出城有些高兴，行前对冷大人说：“在下面审慎行事，归来再向大人面呈。”冷霖渡点头，后来突然问了一句：“人说银库有鬼魂出没，公子也信这些灵异之事？”

“哦，那是传言吧。”

南行头两日与行营之路重叠，这让舒莞屏想起往事。“大公啊！”他望着秋野，心中发出一声呼吁。旷野上，阡陌小路，一株株青杨，茅舍卧于田野，像一只只小鹌鹑。车子转向东南，与行营之路分开。遥望远处的山影，后面就是那片有名的山地，东西百里都是官家与悍匪激烈争夺的区域：从这里到北部丘陵和平原，直至荒凉无边的沼泽水乡，隐下了数条黄金通道。山地以东的大片土地为青州旗营所控，舒府就在这座军事巨垒的余荫之下。旗营的一品将军曾造访过府上，那是舒府的鼎盛时期。吴院公当时正值少年，他后来曾向舒莞屏讲述当年亲历：将军那一次未乘绿呢大轿，而是骑了一匹有银饰的青花马，簇拥左右的旗军好大声势，将士们个个盔明甲亮。

(未完待续)



○ 陈彦

(连载 53)

安北斗就进去会见蔡表舅了。

蔡表舅很客气，安主任长、安主任短的。他已知道安北斗虽是丧事处理领导小组下设的办公室副主任，却是实际上的干事人。官家这一套蔡表舅很懂的：挂名归挂名，干事归干事。挂名比干事的人，往往多出好几倍来。可千条线最终都要插到一个干事的针屁股眼里。他一点都不倚老卖老，弄得安北斗还有些不安起来，就说：“蔡叔，别客气，论年龄我们都是你的晚辈。”蔡表舅急忙纠正道：“这可得两讲。论年龄我是虚长你几岁，多吃了几年白饭而已。可这是公事，我们就得讲规矩。过去民告官，即使是赢官司，也要挨板子的。今天政府好，讲究人民当家做主，可不能都是主人么，毕竟还得有拿事的不是。都做了主，就没主了，那不乱套了？我表外甥这事，安主任就是主事嘛！主事者即为官家，我们必须得尊敬官家不是。世事有序则安，无序则乱，这个马虎不得的。”蔡表舅一席话情通理顺，说得安北斗也有些无言以对了。他就说：“蔡叔，我看你是明大事理的长者，这事你还得顾全大局，让存驴早日入土为安哪！”

“安主任说话见笑了，我就是一介乡野村夫，存驴的远房表舅，拿不了什么大事的。顶多也就做个和事佬，给两边都安顿一下，一边要维护政府，这个你得相信我的觉悟；一边也得把我表姐安抚住是不？要不然，他们把我这远接来干啥？难哪，都难哪！难就难在这以身殉国上啊！”蔡表舅开始说话还软软的，调门也低，突然就像秦腔花脸唱到激昂处，一下翻高八度音，用假嗓门，也叫“擗音”宣叙咏叹起来，端直就把叫驴的死，定性在“以身殉国”上了。

这也是处理这件棘手事的争论焦点。除了何首魁，几乎没有人认为叫驴的死与“牺牲”“殉国”这类崇高字眼有关联。那就是胡逞能摔死了。有的甚至说，叫驴是活该，就爱到处搔手，摩托、拖拉机、小车、卡车，遇见啥都敢开。谁的自行车放在那儿，他只要想用，也不知弄个啥铁丝钩钩，轻轻一搅，锁就能开，屁股夹上就走了。那就是爱发闲贱的货，既然摔死了，国家给几个钱把人埋了，再给他娘一点抚恤金不就完了。还什么烈士、牺牲的，根本就沾不上边么。家属团也没敢朝牺牲上想，反正总是跟你公家跑腿摔死了，无非就是想多要几个钱而已。何首魁对叫驴的定性，属在内部讲的，县局来人已经让他不要再扩散了。问题出在家属要价是从三十万起步的，而公家只答应给八到十万，当然还留着余地。那时一个挖煤的塌死在煤窑，也就赔七八万元。干部因公殉职，多发十几个月工资而已。叫驴一个大闲人，自家地里草长多深都懒得挖一锄子，全靠他娘在土里埋葱种蒜创食，身价都熬过出门挖煤挣钱的了，还想咋？蔡表舅是有见识的人，没有在钱上做文章，而是端直在“殉国”上定了性：“把这事落实了，再说下一步吧！”事情一下就僵住了。

安北斗说人都去世几天了，现在气温也在回暖，恐怕不敢再放了，能不能先理了再说。

蔡表舅笑笑说：“安主任，这不是能急的事呀！我也希望明早就抬回去入土为安，可安得了吗？即就是小说以身殉国的事，三十万谁拿？这灵堂里不是摆的一只小狗小猫，他是个活蹦乱跳的人哪，是一个时代的热血青年，为追击在逃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分子英勇捐躯了呀！‘打拐’行动目前是公检法机关的重点工作；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与人身生命安全，牵扯到社会制度与法律的完善健全；《新闻联播》天天都在报道，这个你比我清楚，你是公家人哪！这是一场由何所长亲自指挥战斗，我表外甥蒋存驴一马当先，积极响应政府号召，奋不顾身、赴汤蹈火、冲锋陷阵、视死如归，以致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付出生命的大事体呀！草草掩埋了，对得起在天英灵，对得起由此变成孤寡老人的英雄母亲吗？”

蔡表舅连珠炮似的发问，还真把安北斗搞得有些不知所措，难怪副所长都败下阵来。他说：“蔡叔，这毕竟是在和政府打交道，你们要相信组织，绝不会让蒋存驴同志鲜血白流的。可遗体不能再……”

“要不相信组织，不拥戴人民政府，存驴就不会舍生忘死；我们也不会坐在这里进行和平谈判了！”说着，蔡表舅从一个包了浆的挎包里，拉出一本皮皮都用胶布贴贴过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和一堆过了塑的残破文件，细细翻动起来。

“蔡叔，我们这不……成拉锯战了吗？”

蔡表舅将眼睛从黑镜片上方凸显出来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安主任，你用的这个词不甚恰当啊！怎么是拉锯战呢？如果你们能痛痛快快答应他们提的三十万条件，再把英雄母亲养起来，同时把她收养的侄儿弄到派出所接个班，戴上大盖帽，了却了英雄的夙愿，那何用把我这个老朽从几十公里外三拖四拽来呢？”

(未完待续)